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MINZU YANJIU WENJI  
GUOJI XUESHU JIAOLIU JUAN

丁 宏 主编

# 民族研究文集

## 国际学术交流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丁 宏 主编

# 民族研究文集

## 国际学术交流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研究文集·国际学术交流卷/丁宏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1108 - 166 - 0

I. 民… II. 丁… III. ①民族学-文集②民族学-学术交流-世界-文集 IV. C9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466 号

## 民族研究文集·国际学术交流卷

---

主 编 丁 宏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8.625  
字 数 46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108 - 166 - 0 / C · 68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

设。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态，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杨圣敏

# 目 录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剖析 .....	白振声 (1)
当代韩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黄有福 (16)
俄罗斯民族学的成就与走向.....	任国英 (28)
加拿大的人类学.....	刘明新 (37)
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施琳 (47)
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 的比较研究.....	施琳 (55)
当代韩国的民俗学研究.....	黄有福 (73)
在开放中守护传统——斯洛文尼亚的民族 和民族工作 .....	张海洋 (113)
俄罗斯人口危机中的文化因素 .....	任国英 (129)
东北亚局势与台海贸易 .....	吴楚克 (154)
1898—1902 年日本间谍成田安辉的西藏 潜行活动之考察 .....	李丽 秦永章 (161)
河口慧海——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 的日本人 .....	李丽 (190)
清代北京的朝鲜使馆 .....	祁庆富 金成南 (209)
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 .....	祁庆富 金成南 (228)
赵孟頫书法东传及朝鲜松雪体书艺 .....	祁庆富 (251)
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关于新发现的 《铁桥全集》 .....	祁庆富 (261)
中韩日鹤崇尚及吉祥纹样 .....	祁庆富 申敬燮 (273)

---

《朝鲜诗选》编辑出版背景研究.....	黄有福	(290)
《奉使图》成书始末.....	黄有福	(305)
试论中亚五国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 .....	丁 宏	(319)
当今中亚五国被世人广泛关注的几个问题 .....	丁 宏	(340)
坎儿井的起源、传播与吐鲁番的		
坎儿井文化 .....	杨圣敏	(364)
回鹘西迁与维吾尔族的形成 .....	杨圣敏	(399)
摩尼教与回鹘 .....	张国杰	(420)
从宗教的起源考察宗教的现代意义——重读弗雷泽		
《金枝》关于宗教与巫术 .....	吴楚克	(434)
共聚一堂畅论协调发展——“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		
联合会 2000 年中期会议”综述.....	王庆仁	(445)
塞尚与现代造型艺术 .....	龚田夫	(465)
对“文化”和“文明”概念的社会学		
注释 .....	阿不都热西提·基力力	(473)
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脚——移民与发展的		
人类学研究..... [美] 迈可·吉尔尼著	贾仲益译	(482)
贫困的文化..... [美] 阿瑟·刘易斯著	贾仲益译	(517)
文化是如何变迁的..... [美] 罗格尔·M·基辛著	贾仲益译	(533)
一种关于国家起源的		
理论 .....	[美] R·L·卡内罗著	贾仲益译 (541)
山野之民..... [美] 柯林·M·滕巴尔著	贾仲益译	(558)
后记.....		(590)

#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剖析

白振声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民族学理论体系。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都获得过巨大的发展，它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为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推动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合作与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在 20 世纪前期的数十年间，西方民族学相继出现的几个较大学派，如美国历史学派、种族心理学派、德奥传播学派、法国社会年鉴学派、英国功能学派等，对马克思主义皆持反对态度，因而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有的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学的关系。但是，20 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整个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重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民族学界也深受影响，于是一系列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派和思潮相继出现。研究这段历史现象的原因，剖析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特征与实质，对我们全面阐述民族学发展史，正确认识并维护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应不无裨益。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产生的历史时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它是指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股打着“重新解释”、“修改”、“补充”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该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60年代起，广泛流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使无产阶级在俄国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从1918—1923年间，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相继爆发了革命和起义。但是，这些国家的革命不久都相继失败，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则受到帝国主义的联合包围与封锁，陷入了孤立无援、国内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境地；与此同时，第三国际所属欧洲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政策措施，也碰到了严重挫折。面对此种形势，德、匈、意等国共产党内少数反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及社会主义苏联所实施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了异议。他们以“左”的面目出现，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又批评第三国际路线和本国共产党追随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他们希望总结欧洲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与列宁主义不同的适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强调要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以便“改造”、“发展”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想后来便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阶级矛盾日益加剧。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各国

反动势力以野蛮、残暴的手段进行镇压，他们解散了一切工人的自治组织，将虚伪的民主面纱全部撕尽。在这个恐怖的灾难性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矛头，由原来对第三国际转向了对法西斯主义，他们的理论也由先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人道主义、人性论和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主要是以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经典，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企图从经济、政治、法律、心理等方面进行全面地分析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德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承担起了重要的引人注目的角色。由于它集中了社会学、民族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学者，建立了共同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以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

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泛流行并形成高潮，除前述法兰克福学派外，还出现了以法国的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以意大利的德拉·沃尔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此种局面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二次大战后，法西斯主义遭到了历史性惩罚，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亚、非、拉等地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全面崩溃，人民革命运动和进步力量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国际及各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震动了世界，而战后的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给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性的增强，中产阶级大量分化、破产；而随着劳动者等生产力科技含量的提高，大量属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沦为雇佣劳动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发展及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西方社会的一些人企图到马克思主义里面来寻找出路。然而，这些人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现实

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乏正确理解，这些不正确的理解结合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广泛流行。1968年，对西方世界来说，是大动荡的一年，民情激愤、风潮迭起。为反对种族歧视，反对侵越战争，要求改革教育，要求自由民主，而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为壮观的学潮和工潮，其声势之浩大，席卷了西欧、北美等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在美国，以4月4日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杀害和大学生缓征入伍的规定被取消为导火线，使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与学生运动组合成一股强大的抗议浪潮。他们静坐、罢课，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了激烈抗争。在法国，起始于政府逮捕因反越战而向美国在巴黎产业扔炸弹的6名学生，巴黎大学的学生发表抗议演讲，罢课请愿，占领学校，乃至修筑街垒，同警察进行巷战。紧接着，各地工人举行声援罢工，占领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行动委员会，致使社会生活瘫痪，政坛危机加剧，最终导致翌年戴高乐总统的下台。这场斗争还扩散到了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瑞典，乃至南斯拉夫等国。这就是当时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五月风暴”。其规模之大、损失之重、影响之深，为历史所罕见。

席卷北美、西欧的这场风潮的产生，当然首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加剧和资产阶级政府所奉行的政策。但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各种激进理论与思潮则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五月风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派解体了，一些人的思想也从极“左”转而向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并对各自的理论进行不同程度的反省和修正，从而出现了从理论到方法上的重大转

向。他们不仅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国家、政权、革命的问题，而且重视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于是，社会科学一体化，跨学科研究便成为一种新趋势。90年代初，苏联解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脆弱理论更使他们走上热衷于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道路。

在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始终是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西方民族学中陆续出现了几个较大的学派，如美国的历史学派、英国的功能学派、法国的社会年鉴学派和德国的播化学派等。这些学派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有的甚至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学的关系。但是，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到了60年代，随着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乃至逐渐形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热，许多西方民族学者不仅不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纷纷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述作为自己在民族学研究中的理论依据。他们希望通过寻找新的理论去弥补以往民族学理论在研究社会文化现象上的不足，于是，许多以马克思主义自诩的民族学派和思潮便应运而生了。

## 二、西方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与思潮

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与思潮主要有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学派和“社会生活辩证法”思想，以及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等。

1. 法国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出现，在西方被认为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领域的一

场革命”<sup>①</sup>。该派的主要特征就是把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捏合起来作为自己的学术旗帜。其代表人物有莫斯·戈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 1934—）、伊曼纽尔·特雷（Emmanuel Terray, 1939—）等。

戈德利尔在大学攻读的是哲学专业，毕业后转而从事经济人类学研究，任过列维·施特劳斯的助手，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过实地调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展望》可视为其代表作。他认为，马克思正是用结构主义方法，根据深层结构的逻辑来解释资本的，以一方薪酬、另一方利润的结构形式出现的可见生产机制后面隐藏着不可见机制，即一方的利润实际上是另一方的无偿劳动的一部分。这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观念类似，因而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二者联合在一起是可能的。20世纪60年代，从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观点的总体需要出发，在巴黎召开的一次重新讨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会议上，戈德利尔提出了被视为对大会做出贡献的观点：关于历史是分阶段直线发展的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事实上从未被马克思持有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的重要性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任务是要以新知识和新学说为基础，建立有关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戈德利尔的观点，在一些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接受“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或分阶段发展论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中产生了强烈影响。

特雷被认为是又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典型代表”，《马克思主义与原始社会》（1972）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观点。该书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摩尔根及其在科学贡献上的评价，

<sup>①</sup> 莫里斯·布洛克，冯莉等译：《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后半部分着重阐述并分析了克洛德、梅拉索对一个西非部落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sup>①</sup>。在书中，他认为摩尔根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研究在前期运用的是结构主义理论，是社会结构研究的伟大先行者之一。其在后期所写的《古代社会》一书，使他从结构主义者转变为进化论者，并对此予以了抨击。他认为，“摩尔根的进化顺序完全与官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混在一起，这种混合物应该被作为历史遗物而送进‘人类学博物馆’，只有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任务才能够开始着手进行。”<sup>②</sup>他同戈德利尔一样，坚决反对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和五种生产方式的思想，并提出，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几种生产方式的结合，尤其强调原始社会几种生产方式并存，不能认为只有“生产的血缘方式”而是“多元的”。由此出发，他们把阶级观念扩大到原始社会，不承认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的界线。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着重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用来研究原始社会，并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名言来做自己的理论依据。由此不难看出，他们观点的实质，是在于通过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取而代之的是，以结构主义理论构建起一套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模式，并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重建与创新<sup>③</sup>。显然，他们的这种“重建”和“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已毫无共同之处了。

<sup>①</sup> 托卡列夫，汤正芳译：《外国民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sup>②</sup> 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页。

<sup>③</sup> 参阅黄淑娟等：《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2.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亦称“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颇具影响的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1895—1973）、阿多诺（1903—1969）、马库塞（1898—1979）、弗洛姆（1900—1980）和哈贝马斯（1929—）、奥菲（1940—）等，其中马库塞以一度在西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而颇具典型。其民族学思想方面的主张，表现为“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或“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爱欲与文明》（1955）可称为其理论的代表作。

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917年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年后因抗议该党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而退党。后在海德堡大学任教，1932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翌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瑞士。193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美国政府供职，战后直到70年代，先后在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任教。在20世纪60年代末新左派行动主义活跃期间，其声望达到了顶点。马库塞的民族学思想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综合起来。马库塞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现实社会的革命和人类解放问题上。他认为一场真正革命的目标是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这种自由和幸福不是仅仅通过夺得政权和使经济生产资料社会化能够实现的。在《爱欲与文明》及其他许多文章中，他从弗洛伊德以性欲理论为核心的本能论、爱欲论、文明论、压抑论出发，结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异化劳动、人的解放理论，并根据西方社会的历史与实际，提出了一系列“综合”的范畴和理论，最终将这些归纳为“爱欲的解放”。该理论认为，性欲及其升华了的性爱，是人类本能的欲望，它“是一种永远不

能完全顺从于任何社会的永恒的和爆炸性的力量。”<sup>①</sup> 任何存在着剥削的工业社会，不仅存在着对本能的某些“基本压抑”，同时还存在着强加给本能的“剩余压抑”。“因而，真正的革命解放不仅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而且还包括在社会、感官和性的方面对本能的解放，而这将随着‘剩余压抑’的消失而到来。”<sup>②</sup> 也就是说，马库塞所企求的爱欲解放，不仅仅是从个体的人出发的，而是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相联系的，是在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将能处于一种非压抑性的生活方式之中，不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除了压抑和禁忌，满足本能需要，而且要创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联合起来的个体能够和睦相处，社会与个人不再相互敌对，在和谐、协同的互爱中实现社会关系爱欲化，形成适合人们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环境，使人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而生存。”<sup>③</sup>

马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曾被一部分西方青年所接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青年运动发挥过巨大影响。由于马库塞把人本能的解放联系到涉及变化的政治问题，于是被青年们在抗议和造反运动中所运用。60年代中期在美国伯克利市举行反越战的政治示威中，有人身佩“要爱情不要战争”的徽章。在大学生的游行队伍被警察封堵时，学生们有的拿出口琴、吉他吹弹，有的拥抱接吻，以示抗议。1968年欧洲青年掀起造反运动的“五月风暴”，巴黎大学生根据马库塞所说的“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在大学的楼墙上刷出：“我越谈恋爱，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谈恋爱”的标语，表示他

① [美] 罗伯特·戈尔曼编，赵培杰等译：《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② [美] 罗伯特·戈尔曼编，赵培杰等译：《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69页。

③ 徐崇温主编：《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和斗争。”<sup>①</sup>另外，根据“现有文化是压抑人、摧残自由”的理论，马库塞号召开展“文化革命”，“它的目标在于对整个传统文化作总体改造”<sup>②</sup>和“摧毁资产阶级文化”<sup>③</sup>，并要求人们抵制资本主义文化。

以上运动是当时的西方世界掀起的一阵造反浪潮，但很快皆以失败而告终，其理论也随之衰落下去。马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实质上是一种人性解放论。他试图将精神分析学说应用于革命的批判，使爱欲与文明的冲突同社会矛盾结合，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不幸的根源；用弗洛伊德的本能压抑论补充马克思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分析；将性本能解放同马克思的废除异化劳动、建立新型的“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等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捏合在一起，以构建自己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社会变革。显然，其理论是唯心主义乌托邦式的，其实践也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3. 美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著名民族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 1927—）。哈里斯是美国战后民族学新进化学派代表人物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并出任过系主任。在诸多学术著作中，《文化唯物主义》（1979）堪称是其理论思想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自称自己的理论是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论断为核心的。但是，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不够全面，所以他要加以“补充”和“发展”。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被西方民族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学术界评论认为，文化唯物论是试图包罗

<sup>①</sup>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59页。

<sup>②</sup> 马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派》，波士顿，1972年，第79页。

<sup>③</sup> 马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派》，波士顿，1972年，第85页。